

悦读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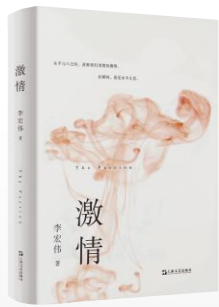
2026 年 8 月 5 日 星期三
责编:赵命可 美编:刘雯 校对:梅莹 金苗
文化艺术网 / 数字报 www.whysw.org

A04

文化藝術報

新书推荐

《激情》



作者:李宏伟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 年 7 月
定价:69.00 元

抵达希望之地的异乡人,在侮辱与被侮辱中,接受新婚前的情感考验;沉湎于丧子之痛的老人,试图从浮沉的水中唤醒新的生命;不被祝福的恋人,度过最后一次欢愉后走向死亡,被爱的人如何成为爱的施与者;他们欢喜、呻吟、哭泣,死而复生。李宏伟全新长篇小说,他用 7 天解释爱的消散与凝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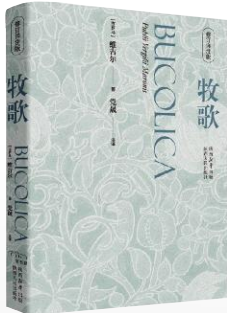
《蓝眼泪》

东南海边小城,三代女性以不屈的韧性对抗命运浮沉,在爱恨交织中坚守本心,竭力活出各自的新鲜模样。从海上小岛到大江南北,半个世纪的时光流转,有难以言说的苦痛与挣扎,更有默默守护的赤诚与执着。这是一曲爱情的赞歌,也是一篇关于尊严与自我的深情宣言。海上流转的蓝眼泪,既是大海的寓言,又是她们历经沧桑、绽放自我的生命旗帜。



作者:林那北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 年 5 月
定价:45.00 元

《牧歌》



作者:[古罗马]维吉尔
注译:党晨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 年 6 月
定价:68.00 元

与共通点,不仅精准还原了这部经典著作的拉丁文韵律,而且以清丽的文笔,呈现出散文诗般的美感。此外,译者还为全书加了 300 余条注释,并撰写有 1.5 万字导言,阐明了《牧歌》的不凡价值及修订面世的意义,带读者回溯古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体悟牧歌式的理想生活。

《山那边》阅读随记

○ 石舒清

这是李正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第三本书。前两本书正甫都是写自己的,写自己的见闻经历,写自己的亲朋邻里。这就会形成一个习惯。《山那边》是写他人的,这就意味着对一个习惯的打破,意味着一个挑战。

其实从本质来说,《山那边》还是写自己的。正甫从事过多年行政工作,对基层工作有着深入细致的发现和体认。这本书就是写他多年行政工作的感受和发现的,只是讲述人由向来的第一人称变为第三人称,这对正甫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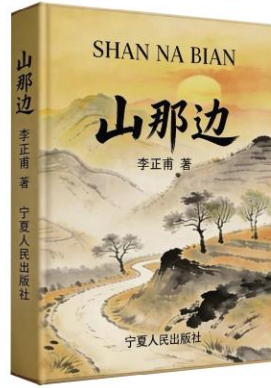
由于我的身体正在恢复中,不敢过于劳累,正甫把这本书的电子稿转给我有日子了,我却不能集中时间来看,而是打算每天看几页,用几个月的时间读完。正甫给我稿子时我就对他说了,我说请你给我足够的时间。正甫在这一点上是没问题的,稿子给我后,他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似的,但我却一直心里记着的。正甫的文字,我是喜欢读的,有信任、有期待。

渐渐就读了进去,被作品所吸引,规定每天读三页,但常常就会突破这一规定,趁兴多读几页,读到最有兴味时忍住,以利来日再读。我禁不住多次对家人说,正甫这人,工作那么忙,仅讲师团的讲座,一年也有百十来场,饶是如此,也能写到这样的程度,如果摒除别事,一意为文,会成为怎样的一个写手,真是不好限量。

正甫的文学能力让我这样一个专业写作者也羡慕动心,记得他写一辆载重卡车,“像一个绅士似的驶入了苍茫的夜幕”,把“载重卡车”形容为“绅士”,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同样的比拟,却又感到是那样地恰切确实,使我们如同亲眼看到、亲自感受了似的。关于冬日乡野,他是这样写的:“入冬的田野比想象的更加破落,蓝天下的村庄泛着淡淡的黄色,深浅交错的沟沟坎坎跟扭曲的灵魂似的,把人的思绪切

割得支离破碎。”——把“深浅交错的沟沟坎坎”形容为“扭曲的灵魂”,这是多么独到的比拟,奇异而准确,使人耳目一新、过目难忘,并结合作者所表达的现实生活联想到很多,真是给人一种箭中靶心的感觉。形容夏日燥热,就出现了如下文字:“村子像加了柴火的大铁锅,根本无法找到一处让人躲藏的凉爽之地。”“不流动的空气是热的,冬暖夏凉的土坯房是热的,背着阳光的墙角是热的,清晨从树叶间过去的风是热的。夜晚的黄土梁子也是热的。”“树叶一动不动地打成卷儿,庄稼像是被火熏过似的扑倒在地。”“大黑狗伸展着舌头,上气不接下气地吞吐着气流,肚皮急促地起伏收缩着,像是立马要断气似的。”“偶尔从院子里走过的大公鸡抬着爪子,躲避着地面的炙烤。”“口干舌燥的村民刚把一口痰液吐到地面,掠过的麻雀就凑上来啄食,然后张着土黄色的小嘴东张西望地逃之夭夭。”——即使是在严冬里读着这样的文字,也感到燥热得要窒息了。描写入木三分,如在眼前,必要的训练之外,禀赋也得有一些的。正甫在语言方面偶露峥嵘的能力,我是很多年前就领教了的。

好语言还要写好内容。正甫写的是一个偏荒乡村的脱贫发展,以点带面,让我们看到关于基层治理方面丰富纷杂的肌理结构和一言难尽的顽症痼疾,写得可算强劲彻底。说到在基层做事成事的艰难,作者有一个总结:“柳暗花明少有,山重水复常见。”整篇读下来,感到作者笔下的基层治理和发展,像翅膀缠绕着多样绳索和泥巴的鸟儿一样,盼望着一飞冲天,却是道阻且长。



方言的大量运用,是一大特点,也是一大看点。和中规中矩的语句比较,必要的方言就像是用土方子制造的搁在老酒里的地雷似的,别有一番滋味和冲击力。

有一个感受,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正体现了作者的两个身份的高度融合,一是作者的长期从事行政工作的身份,使得他能如此宏观又微观地熟悉自己的写作对象,那些浅尝辄止、到此一游的所谓“深入生活”者,是写不了这样的作品的,是写不到这个程度的。同样,如果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一定禀赋的写作者的身份,就像有米却没有巧妇一样,也是无法做出一餐好饭的。正是这两个身份的齐备融合,使我们既看到了结结实实一言难尽的生活,又领略到了精彩的文学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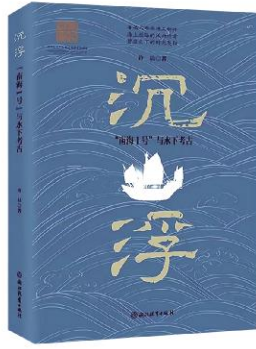
记得莫言好像说过这样的话:“旧是文学的特质。”也就是说,文学像老酒一样,需要必要时间的沉淀和蓄养。写作者几乎都有一个共识:当下是最不好写、最难写的。《山那边》写的正是当下,因而就应了难写的谶语。从这个角度说,作者的视野离所写的生活近了些,造成了实多虚少的结果。一棵树,如果全是果子而没有枝叶,从搭配上来说也是不大好看的。关于作品的虚实关系,我最近和一个文友有交流,我的观点是,一部作品,要虚实相生,虚多实少,比如虚六实四,就比较合宜。如果你用一分实带动了九分虚,并且让这一分实不显得少,让那九分虚不显得空,就再好不过。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说法了,又有几个人能做到。正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正甫逆向而动,直写当下,而且写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已经是值得嘉勉的了。

寻找海洋中国的文学表达

○ 温奉桥 霰忠欣

许晨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迄今已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及散文集 20 余部,作品多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近年来,他致力于海洋文学研究与创作,陆续完成“海洋三部曲”(《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一个男人的海洋——中国船长郭川的航海故事》《耕海探洋》),该系列结合了个体经验、深海科技、国家战略,在报告文学与海洋叙事的交汇中实现了海洋中国形象的初步建构。“海洋三部曲”的叙事重心落在“当下”,从蛟龙号的海试、郭川的环球航海,到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的科研攻关,在海洋科技、海洋经济、海洋国防、航海运动的叙述中,作者以“正在进行时”为基本时态,通过这些作品建构了一幅中国走向深海、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图景。许晨的近作《沉浮:“南海 I 号”与水下考古》则打破了这种叙事惯性,这部作品把目光投向 800 年前的南宋商船,以水下考古为媒介,完成了一次从“当下”到“历史”的转向。这个转向不仅拓展了许晨海洋文学的题材版图,还在叙事层面蕴含了从技术史诗到海洋文明重构的范式转换可能。

许晨近作《沉浮:“南海 I 号”与水下考古》打破了“海洋三部曲”奠定的叙事惯性。从叙事动力来看,“海洋三部曲”的核心是“攻坚克难”,包括技术层面难题的攻克、对于自然极限的挑战,以及国家意志的实现,《沉浮:“南海 I 号”与水下考古》的核心则是“打捞与重构”,从海底打捞物质遗存,从遗存中重构历史图景,从历史中提取文明记忆。在谈及创作初衷时,他说考古是为了未来,让历史告诉未来,这一判断可以视为其叙事转向的创作自觉。许晨在接受采访



时直言,“南海 I 号”的出现、打捞和研究“恰恰证明了我们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这也让今天再来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就有了历史的依据,这一表述清晰地揭示了作品的叙事逻辑,沉船不是一段封存的过去,而是为当下提供历史合法性的证物。

在《沉浮:“南海 I 号”与水下考古》中,作者以“南海 I 号”为主线,贯穿起中国水下考古事业 30 余年的发展历程,从 1987 年发现沉船,到 2007 年整体打捞,再到后续的保护与研究,形成了古今对话的叙事张力。这种结构使 800 年前的沉没与当代的打捞构成了“沉”与“浮”的时空呼应,也让许晨的海洋书写从单一维度的空间拓展走向了时间纵深。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许晨的这一转向回应了当代海洋叙事的一个重要命题,即如何让海洋中国的形象摆脱“晚清才走向海洋”的单一叙事,而从更遥远的历史维度重构其文明底蕴。传统海洋文明叙事往往以西方海洋强国为范本,将海洋文化与冒险、扩张、商业霸权等概念捆绑,许晨则通过水下考古的路径,揭示了一个被淹没的历史事实:中国并非在当代才走向海洋,而是曾经深度参与过全球海洋贸易与文明交流。

从海洋文明的理论视域审视,许晨的这种叙事策略回应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海洋文明,通常被界定为海上商贸活动、殖民扩张与大国霸权争夺的复合型历史形态,西方海洋强国在拓展全球影响力的过程中,多借助战争手段与殖民统治,对于亚非拉国家进行市场的强制介入,中国则是基于自身的历史演进逻辑与现实发展的需求,进而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构建一种以开放为路

径、以包容为原则、以共赢为目标的海洋文明新范式。海洋从来不只是地理空间,更是文明交汇的场域。许晨的《沉浮:“南海 I 号”与水下考古》正是通过水下考古的方式,呈现中国与海洋的另一重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而是贸易、交流、文化交融,及“南海 I 号”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交融图景。这本书从文学层面回应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命题。作者以一艘沉船为媒介,将分散在历史不同时刻的文明碎片重新拼合为完整的图景,使“南海 I 号”不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整个海洋世界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品实现了从“民族叙事”向“文明叙事”的跨越,它不仅讲述了中国水下考古的成就,还呈现了一个前现代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往形态。

《沉浮:“南海 I 号”与水下考古》标志着许晨对海洋书写的一次重要转向,从当代深海空间的纪实走向海洋历史的考古学重构。这一转向拓展了报告文学处理历史题材的可能性,不是以虚构重述历史,而是以纪实打捞历史;不是以文献钩沉过往,而是以物证激活记忆。从“蛟龙号”到“南海 I 号”,从深海技术到水下考古,许晨始终在寻找海洋中国的文学表达,只是这一表达从“当下”延伸到了“历史”。在更广阔意义上,《沉浮:“南海 I 号”与水下考古》的叙事实践为当代中国报告文学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许晨说,“报告文学作家要当一个杂家,不仅要有小说家写人物、讲故事的能力,还要有诗人的语言和激情,散文家的描绘、抒情功力。最重要的是,要有思辨精神”。当邀约创作日益成为报告文学的主要生产方式,作家如何在既定框架内保持文学表达的自主性,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许晨的方式是回到现场,尊重物证、敬畏历史,以扎实的采访功夫换取文本的质感。